实录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hbz@163.com

【味道】

那时的缠蜜 格外馋人

□陶玉山

前段时间山会，看到一个摊主在经营缠蜜。很意外，很惊喜，赶忙花了两块钱买了一份，不顾周边那么多游客，兴趣盎然地缠起了缠蜜。因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在天气寒冷的季节最喜欢的零食就是咱老济南特有的缠蜜。

那个年代，我家由于兄弟姐妹多，且只有父亲一人上班，家里的生活和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家庭一样非常紧巴。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以窝头或两合面干粮就着咸菜为主，很少炒菜。平时小孩子的零食可以说基本没有，零花钱更是想都不敢想。父亲每月领了工资，首先要购买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对孩子们想吃点零嘴儿解解馋的想法往往爱莫能助。可是小孩子哪有不馋嘴的？天性使然，谁不希望偶尔有个小零食犒劳一下吃惯了粗茶淡饭的肚子？于是我们只好自己开动脑筋，费尽心思想办法。有时放学后和小伙伴们上街拣点废牛皮纸、破纸箱、碎铜烂铁什么的废品垃圾换回几分钱；或者家里的牙膏用完了，把牙膏皮拿到废品店换回两分硬币。每次钱一到手，就忙不迭地去现在的太平寺街的巷子深处，到一个修鞋的老头儿那儿买缠蜜。

所谓缠蜜，就是将地瓜为主料做成的块糖按照一定的比例加上水，再在煤球炉子上的小锅里用文火慢慢将水耗干，使其熬成浓稠的糨糊状，缠在两根现在的药棉棒粗细的木棍上的糖制品零食。那个年代，除了过年或者有结婚的，平时小孩是很少能吃到块糖的。这缠蜜是以糖为原料加工制作的，吃起来虽然有些粘牙甚至牙碜，但那种甜味儿还是可以满足一下小孩子的馋瘾的。

记得那时候，一到天冷的季节，济南各个街巷几乎都有一个卖缠蜜的小摊位。一般情况下，卖缠蜜的都是那些杂货铺店主兼营的。而缠蜜这种零食也只有在冬天寒冷的季节才有。因为如果气温高，缠蜜容易融化，如果缠蜜不能自如地缠起来，就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缠蜜的吸引力和味道了。一般情况下，小伙伴们都是买两分钱的；个别时候，手头宽绰些的，就买三分钱的。很少有超过这个钱数的。因为超过这个钱数，就可以去买比这缠蜜高级的、更好吃的糖豆或块糖了。

小伙伴们买了缠蜜没有立即就吃的，大家都是用两根木棍将缠蜜不住地来回缠转。其实，这其中不乏显摆得意的意思。一边走，一边缠，还抑扬顿挫、洋洋得意地高声念叨着“缠缠缠缠蜜，缠着缠蜜馋死你”。经常是将缠蜜缠得由红褐色的糖稀状，变为很浓稠的乳白色，并且僵硬得实在没法再缠下去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小口舔着吃，那种难得的满足陶醉的样子简直让没有钱买缠蜜的小伙伴羡慕得垂涎三尺。也就是玉米粒儿大小的缠蜜，有时甚至可以吃十分钟左右。吃完了，还不忘将木棍用舌头再舔舐一遍，似乎那光溜溜的木棍里蕴含着无限的甜兮兮的滋味。最后到街头的公用水管子那里认真仔细地将木棍清洗干净收藏好。因为二十根木棍可以换一分钱的缠蜜解解馋，大家可都舍不得丢了呢。

其貌不扬，味道一般，看上去甚至不很卫生的小小的缠蜜，给我单调贫瘠的童年生活带来了说不清、道不尽的甜蜜和惬意。我一边缠着缠蜜，一边回想起这些往事，不仅感慨万分。似乎口中还残留着缠蜜那特有的甜味，唇边留香，回味无穷……

【琐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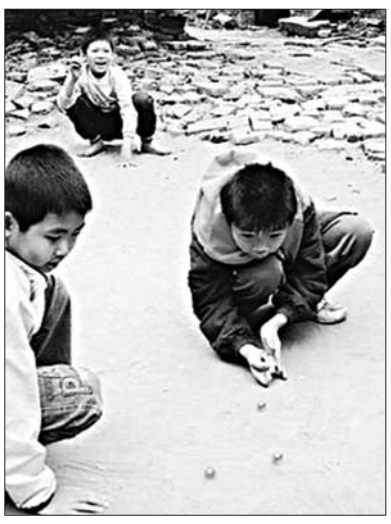
聊一聊老济南儿时的游戏

□武存中

半个世纪前，我们的童年时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iPad，然而我们的童年与现在孩子们的童年相比却显得更天真，有趣。用句哲人的话说：“它敞开了一个世界，同时又使这个世界回归于大地。”那时，我们作业不多，每天吃过晚饭，饭碗一搁，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进入游戏的世界。让我把那时的一些游戏说给你听听。

先说“杠老杠”吧，第一个“杠”是动词，即相互扯动、相互碰的意思，后一个“杠”是名词。就是用杨树叶的梗互相拉动。这杨树叶的梗就是“老杠”，谁的“老杠”杠断别人的多，谁就赢了。那时学校西墙根下一溜又粗又高的杨树。秋天，片片树叶飘落下来，我们的游戏便开始了。有趣的是它必须先经过一道特殊的加工工序，即将老杠先放到鞋子里用脚丫子的热气将它彻底“蒸”服，才能拿出来参加比赛，犹如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就一身筋骨，于是那犹带脚温、五味俱全的“老杠”便可在沙场上显露锋芒了。现在回忆起来当年那些“老杠”如何放在鞋子里被“蒸”服，如何硌脚，上了“战场”又如何将对手击败、熏跑仍然历历在目。

再一个项目是推铁环。那时候学校里的体育课，大概也就是推铁环。我们的学校进了大门是操场，向北后面是一个小院，中间是品字形的天井，通向后院西边有一个过道。我们便沿着操场到后院没完没了地推。有的铁环上穿着好多小铁圈儿，一推起来啷啷作响，十分好听。



打弹珠

抽陀螺

还有一个游戏是“打嘎”。“嘎”是一种拳头般大小两头带尖的木棒儿，用长木板打尖的一头，待“嘎”飞离地面之后，猛地用板子把它打得老远，然后再追上去继续打，如此一板接着一板，一直从学校打到家门口。我想“打嘎”可能是受了棒球的影响演化而来。

再一个游戏是“抽懒老婆”，也就是抽陀螺。陀螺是木头做的，有的在陀螺的尖上镶上个钢珠，一鞭子抽去，陀螺转动，却似直立在地上看不出旋转。好的“懒老婆”有时候能转好几分钟。是谁发明的“抽懒老婆”怕是不易考证了，据说传承的时间不短。我私下里以为大概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起的名字，在家里受够了窝囊气，出来找个替身出出气也是有的。

童年游戏中比较危险的当数“砸毛驴”了。“砸毛驴”的游戏规则是：把人分成数量相等的两组，用剪子、包袱、锤的形式——我们称之为“将军堡”——决出胜负，胜者负责“砸”，负者便是“毛驴”了。为首的“驴头”靠墙站着，其余的一个个猫下腰把脑袋插在前一个的裤裆里，排成长长的一溜，这便是“驴身子”了。然后胜方一个个像跳高或跳远一样跑一段，飞身跃起，砸到“毛驴”身上。谁排在后面谁最倒霉，因为“砸毛驴”的排后者往往没有刘翔的本事飞不了那么远，只好砸到“驴尾巴”上，“驴尾巴”所承担的载荷比“驴脖子”、“驴腰”在质量上要多好几十千牛，再说那时没有保险公司提供人身保险，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全都砸上去以后再以“将军堡”决胜负。我从小瘦骨嶙峋，青筋脉脉的，而且不愿享受同学裤裆里的美妙气味，几乎从不敢参加。

此外，还有一个游戏叫“投皇上、娘娘”，将几块砖头立起来，最远的一块是“皇上”，次远的两块是“娘娘”，又次远的叫什么我忘记了，但绝不是什么“贵人”“嫔妃”或者“答应”之类的。把立着的砖投倒便是“投皇上、娘娘”。投倒了“皇上”的，可以享受到“骑马”，什么也没投倒的便是那“马”了，需要背负着“皇上”巡视，其他的“娘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有的抓头发，有的扯耳朵，有的捏鼻子，还有的在后面用腿一步一下地踢“马”的屁股。“马”行多么远，全凭“皇上”的一声咳嗽，相当于皇上下圣旨，众人接旨后一哄而散，被踢的“马”立刻去逮那些抓头发、捏鼻子、扯耳朵的人，逮到谁谁负责把他背回来。现在，我看《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成吉思汗》等电视剧时，常常会想起童年时的这游戏，对那时的大胆犯上甚感兴趣。

还有相当多的游戏，比如弹蛋儿就有七八种玩法，还有垛瓦屋、扇洋画儿、撅杏核……好多好多，这都是男孩子玩的游戏，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的童年游戏——所有的这些游戏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大地。在这个敞开了的世界里，我们回归于自然，回归于天真，回归于真实而温馨的生活。这些游戏每一个都是一则美妙的童话，都会引起甜美而温馨的回忆。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com

收获

□弱水

21岁的贾辉是历下区山大路一家电子卖场的手机配件促销员。

初秋的一天，早上十一点多，购机的顾客络绎不绝，贾辉的柜台前显得格外冷清。他闲得无聊，拿起抹布转到台前擦拭玻璃。这时，匆忙跑来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姑娘，“拿根安卓数据线，急死了，插头坏了。”

数据线标价29元，促销价14元，瞅了瞅同伴不在，又没有明确标出“促销”字样，贾辉耍了个小聪明：“29”。姑娘掏钱时掉下一张50元的，正落在贾辉面前。她没有看见，一边接过数据线，一边把手里的5元递给贾辉：“对不起，我只有5元，把手机押在这里，等下把钱送过来好吗？”贾辉想：万一手机有个差池，我哪能解释清楚？况且你就是不回来，还有地上的50元呢？于是，他向前迈了半步，用左脚把钱踩住，同时对姑娘摆摆手：“相信你，别忘了送回来。”

姑娘走后，贾辉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一边假装蹲下擦柜台，一边迅速把钱握在手心。一个上午，没有再见到姑娘身影，可贾辉心里却涌动着股股欢喜的热流：净赚41，多好的买卖！

下班盘点完已天色将晚，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雨滴不大，却也密集。贾辉没带雨具，他匆匆跑到离商场有段距离的一处公共厕所里，摸出那张安全躺在他裤袋里的钞票。由于长时间紧贴皮肤，钞票竟有些微温了呢！贾辉有些小激动，仔细打量了一下——不好！怎么像假钞？他立刻冲出公厕，把钞票扯得绷直，在雨丝不时地拍打中，对着路灯光源照看——没错，假币！

贾辉脑袋里“嗡”的一下，他打了个哆嗦，一股凉气从脚尖直蹿头顶：“必须花出去！”他把钱折成三段，往口袋里一揣，边抹一把脸上的水滴，边向四处急切张望。

“有了！”贾辉眼前一亮，一个距离大约五十米远、灯光不太耀眼的小商铺被他锁定在视野里。

就在一门心思向店铺奔去时，他一不留神踩在水洼里，绊了个趔趄，手机脱手而出摔在地面。“啪！”与清脆的响声一同来临的是手机屏幕的破碎。“倒霉！又要花去好几十块。”他恨恨地捏紧那五十元，三两步小跑跨进店铺。他尽力让怦怦直跳的胸口平静，看到屋里只有一位戴着花镜的六七十岁的花白头发的阿姨，他放松了许多。

“来桶红烧牛肉面！”贾辉有些沮丧，口气中带着气急败坏。“5块。”贾辉假装来回翻口袋：“五十的，能找一下吗？”老人接过钞票，顺手放进一个四寸见方的小木盒，又从一个大铁夹里边找出两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元的，边微笑着自言自语：“给你几张新点的。”贾辉心头轻轻震颤了一下，旋即，那股歉意就被积攒了一天的懊恼赶走。接过钱，他拿起面，头也不回跨出店门。

“哎，小伙子……”没走几米，老人略微沙哑的喊声传来。他加快了脚步。

“小伙子”，老人边追过来边拍了下贾辉的肩膀。贾辉心虚地瞟了一眼，却发现她手里只有一包巴掌大的扁塑料袋。“拿着，”老人边递给贾辉边解释：“老伴儿去世后，我总忘事，出门淋了雨就感冒。闺女心疼我，买了几个一次性雨衣常年放到我包里。看你没伞，给你拿了一个，快穿上吧。”

霎时，贾辉心口似乎被网兜套牢般憋闷，他咬紧下唇，在雨中呆立着，直到嘴里尝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阿姨——”他奔回店铺，从口袋里掏出张崭新的50元钱递给老人：“阿姨，请您把刚才那张换过来。”“一样的，那张也挺新啊。”老人温和地望着他。“对不起，阿姨，请您一定收下。”